

艳 齐 著

堕落的和不甘沉沦的群落



今日舞女世界
情与爱的天国
人性并未泯灭

纪实文学

墮落的和不甘沉淪的群落

艳齐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堕落的和不甘沉沦的群落

艳齐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亭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5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127-4/1·118 定价: 3.80 元

目 录

今日舞女世界

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	3
难以自拔的关键所在	7
女人的赌注与男人的“发”	15
美妙的温情与炫耀性的慷慨	22
哦！款爷！	30
也是一种解脱	36
杠杆	47
不戴面具的刺客	59
关于“物”的进一步注释	76
恶欲孽生于心态失衡	84
她们将长久地存在下去	102

情与爱的天国

台湾《联合报》的敏感报道	107
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调查	109
个体劳模的罪恶与新生	112
禁不住的诱惑	116
从假想杀人到感到自己是帝王	120
一往情深的女郎和孤寂的供销员	122

一对情人的归宿	126
爱情使她跌过国界	129
总经理说：人人都可以得到爱意	137
金钱可以使无赖成为国王吗？	141
蜜客：让男人迷醉的女人	148
献给成功者的花束与献给上帝的忏悔 ...	153
人性并未泯灭	
因困于孤独暗影之中的人群	160
人生悲剧和南辕北辙的遗憾	162
性爱的骚动难以泯灭	166
令人迷醉的彩云终有飘散之时	168
没有男人的夜晚是难熬的	173
情人间是迷朦的，爱亦迷朦	179
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	182
他死之后，她像鬼一样哭起来	186
单恋使他走向自我毁灭	189
防卫，把自己推上孤岛	193
蒙上沉默的面纱	195
灵魂的扭曲以及最新案情	201
逍遥于尘世与执著于人生	207
重新设计一下你的未来！	214

今日舞女世界

随着夜色的降临，那一辆辆疲于奔波的皇冠、奥迪、雪铁龙……开始回归了，像游荡于涛声喧嚣的瀚海的船舶回归于安谧的港湾。耀眼的霓虹灯迎着它们和它们的主人或乘客，犹如一片色彩艳丽且热情摇曳的花。

是的，这里是一座豪华的五星级饭店。这里的服务是一流的，客房设施是一流的，娱乐场所是一流的。这一切也限制了它宾客的档次。

哦，富有异国风情的舞厅已经开始营业。灯光渐渐暗了下来，而准时到位的鼓手、小号手、键盘手、萨克斯手同时奏出的舞曲之声骤然响了起来。但那不是劈头盖脸而来的狂风暴雨，而是一片突然亮出的无形的旗帜，那强劲的风采使已经落座的和正在入场的宾客无不为之鼓舞。而对于他们，那以往的纷扰、近前的惆怅也分明都在这瞬息间荡然无存，只有一种情绪从心底喷涌出来并催促他们随着那舞曲去展臂去扭胯去探足去旋转！

他径直走向就座于角落的一位极标致的女士。进门的时候，他就注意她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窈窕的仪态出类拔萃，关键是他发现她是独自来的，不会有人妨碍他这异国的男子向她发出邀请。

“小姐，请你跳个舞，好吗？”他用十分娴熟的汉语极为礼貌地说道。

那女士大而亮的眼睛早已勇敢地迎接着他的目光。尽管他属于有色人种，皮肤黑若涂墨，脸型宛如古猿，但她还是欣然而起，并甜美地给了他一个夺魂的微笑。

他，找对人了。

他们一起加入了那狂舞的人群。而这时，频闪灯正随着鼓点顿挫的节奏打出刺眼的强光，使人们本身的色彩被掩去了，只留下一片扭动而恍惚的形体，那似乎是一群幽冥中躁动的游魂。光的流星在他们身上、脸上疾速地循环划过，又使他们愈发亢奋起来。他们完全进入了一种超然的境地。他们开始通过挥动的手、踢踏的脚和怪异的喊叫把最原始也最本真的野性抒发着。远远看去，他们又像一片风暴中不羁的山林！

也就是在这种情境与氛围中，他与她对舞着，彼此间仿佛早已忘记了种族的区别、性的区别、甚至形象的区别，而灵魂则融为一体了，在一起冲涌一起跌宕一起燃烧一起喷发！直到尽情尽兴，直到精疲力竭，直到那些流星逝去，那舞曲逝去。

他俩相拥着一起倒在了同一张沙发上，形同故友了。

她好像十分焦渴，娇喘未定中端起了他为她点的椰汁。而他则在由暗转亮的光线中开始欣赏她满月般的容貌，欣赏她的眼睛，她的樱唇。欣赏中，他的手悄悄地放置于她那超短裙无法掩住的大腿上。他是要真切地感受一下对方肉体的弹性与丰润么？但那上面罩着莎莲娜牌优质袜裤，他无法实现直接的触摸。

“到我楼上的住处休息一下，好吗？”他再次用十分娴熟

的汉语极为礼貌地说道。

她没有表示异议，而是爽然地站起身，就像方才步入舞池一样风姿婀娜地和他一同走出舞厅。

她是什么人？

舞女。

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

舞女，旧社会以伴人跳舞为职业的女子，一般受舞场雇用——《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道。

从这字里行间，你并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褒贬之意。但在民间，这一职业却着实总是被“下贱”充任定语。而新中国建立之时，更是十分明确地把它列为丑恶现象之一予以取缔。因而，时至今日，不少人对它的幡归旗至表示怀疑。他们不相信这匿迹 40 余年的沉渣又重新泛起。但是，现实是绝不会由谁随意可以虚构的。这是 1992 年 4 月 15 日新华社由北京向全世界传发的一则新闻：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北京市公安局最近会同旅游局、文化局查处了京广中心“赞美梦”歌舞厅搞色情服务问题，依法令其停业整顿，并传唤了日籍经理大雅清子。“赞美梦”自开业以来，在经营中，大雅清子教唆并带领女服务员陪酒、陪舞、提供色情服务。为对付公安机关检查，大雅清子还高薪雇用“礼仪小姐”在门口望风报信……

从这言简意赅的文字中，任何一个头脑非迟顿者都会立刻看出：在今日这个开放的社会，舞女，已经确实不再仅仅

是历史现象了。

是的，当今的舞女也绝不是什么 10 余年前随棺入寝的舞女幽灵之再现。那样，会使京城的夜晚变得阴森而恐怖的。她们就是活生生的现代女性，她们的微笑是甜美的，她们的柔情不失温馨，她们的舞姿步态更迷醉了难以数计的男人。在豪华的气派的一般平民望而怯步的消夜场所，也已经有人公开雇用她们了，她们也已经开始享受按劳取酬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指导下的高薪待遇了。至此，对于她们的存在，人们还有什么理由维持那毫无意义的“怀疑”呢？

雇佣性的舞女已经在“礼仪小姐”的望风保护中，在大雅清子类的老板教唆带领下无需顾忌地陪伴男客们饮酒作乐同欢共舞，并为雇佣者创造着高额利润。相对而言，那些非雇佣性的舞女非公开化地为男客们伴舞应当说也已经是不足为奇。不错，这类舞女还属于“地下工作者”，但是，人们也不要再想象她们在伴舞生涯中是多么的下贱。向男客乞丐般地乞求怜爱和施舍，也许是旧时舞女常有的境遇。但今天，尽管还不能说所有的男客都正倾倒在她们的舞裙下，然而为能一次爱个够一掷千金者却可以肯定绝非凤毛麟角。

《北京青年报》曾刊文对她们做过这样一番报道——

她们打扮得非常美丽。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使舞厅成为一个时装博览会。那些长的、短的、对称的、不对称的、放射的、流泻的各种发式，就是社会上最新流行的发型。她们的面前摆着南洋调酒师调制的鸡尾酒、法国的苏打水、美国的柠檬汁、日本的三德利啤酒，以及其它难以胜数的饮料。她们的骑士是国际化的，白皮肤、黄皮肤和黑皮肤的全有。她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社会群体。

而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是有着必然性的。这种舞女之所以会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无

法分割。也就是说，她们的出现绝不是简单的沉渣泛起，而是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的外来文化相互撞击与融汇所促成的。父系社会的形成，使女人被一直搁置于从属地位，但妻妾制度的中止，又极大地扼制了男子对女性的占有欲望。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扩展，这种扼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人性解放的潜流的冲击。只是现存的婚姻制度又不可能轻易被打破，也就使得一些男人去从道德与法律的夹缝中寻求心理补偿，以使躁动的本性得到安抚。由此，也就为舞女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换句话说，舞女的出现，正是顺应的现代男人世界不甘压抑的情感需求。

现实社会似乎又为男人在事业的追求上提供比女人更多的方便。尽管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了，但男人的成功概率总是大大地超过了女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浪潮推动下，众多的男人更是以绝对的优势远远地走在了女人的前面，也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使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焦躁中产生与男人分享即得利益的渴望。但这种渴望又不可能得到政府与法律的支持。她们只能自己寻找途径。在差距越来越大的刺激下，她们变得慌不择路了。这一点则可以说是她们最终来充填舞女这一新的社会分工的空白的直接原因。

国家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截止到1992年5月，北京市五星级饭店就有8家，四星级以下饭店更可谓星罗棋布于京城的每一角落。凡够得上星级的饭店必设舞厅，这又自然为舞女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而舞厅正是男人们寻求本能宣泻与情感寄托之所在，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男人来这里并不能得到满足反而受到冷落。这种供需矛盾的出现又恰好便于一些女人运用价值规律的原理，在使那种焦躁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落实的同时获取利益，从而也就促

进了舞女群落的发展。

当然，来舞厅跳舞的女人绝不能一概划入职业性或第二职业性舞女的行列。纯娱乐型的女人与谋利型的舞女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沟壑。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往往在无意识当中即已完成。又正是因为舞女的活跃使许多男人不再沮丧于失望，舞厅业的生意也愈发的“火”了。这反过来，对于舞女，可供选择的对象的迅速增加，使她们的发展也就有了更为坚实的依托。

她们不仅只是打扮得非常美丽。绝大部分舞女都是天生丽质的，且年龄多在十七八岁至二十八九岁之间。这也可以说是她们步入这一行的起码条件。没有一个男人对美色不屑一顾，除非他是伪君子或生理上有缺陷者。而相貌丑陋或因年龄而玉褪香消的女人会在许多公开场合中被忽视。这种规律决定了这一行列的成色。

她们也大多具有高超的舞技。不管是跳布鲁斯、华尔兹、还是跳狐步、探戈、吉特巴、迪斯科，她们都能得心应手，且技艺不凡。换句行话说，只要男客会带，她们便会迅速与之协调一致地跟舞。甚至不少时候，她们还可以充任男客的辅导员，热情而耐心地传授一些诸如追步、扫步、后划弧步等新花样，使之更加感到请她们伴舞确是一件美事。

然而，对于今日社会的这种舞女，确切地说，伴舞又并不是她们生活的全部，而只能称为她们人生追求中的一支协奏曲。

难以自拔的关键所在

是的，在这里我不想紧步新华社之后尘，追踪大雅清子类的老板公开雇佣的舞女之走向与归宿。那已经属于昨日的新闻。我只想让那些“地下工作者”也走到读者面前，或者轻轻拉开她们面前的帷幕，让人们透过她们所构造的世界看到今日社会的又一个鲜为人知的横断面。那或许会对真正关注时代进程与人性嬗变者有些更实际的启示性意义。

好了，让我们都静下心来，不再去做什么社会学方面的探讨了。那太过于枯燥。我们还是继续把目光投向具体的她们。

她们寄生于舞厅，但从不配戴胸卡。她们的角色决定了她们的独特的生存方式。

市公安局十三处的朋友曾这样向我做过一番描述——

“在许多大饭店，一到舞厅营业时间，总会有四五个单身女人在那门口等待。她们一个个浓妆艳抹，穿着华丽的时装。她们不是在等待早已约定的人，而是把自己迎向每一个入场的男士。她们就是特来为那些没带女伴的男人们伴舞的。她们也很少有落空的时候。总会有男士——这包括老外——主动与她们中的某一位搭话：‘有票吗？’或冲某位轻轻勾动一下食指。她们无论对谁也总是以微笑作答。而那些男士们则立刻会心照不宣地慷慨解囊，为其购得门票，然后将其请到里面。

“当然，这类女人也有自己掏钱购票入内的，那是在舞厅已经吃‘肥’的主。她们已经不在乎百十块钱的支出了。她们花钱，是为了买张显示身价不低的通行证。不过她们绝不会甘于倒赔。她们总会获得数倍于此的补偿的。

“我直接接触过两个这样的女人，她们因在和平宾馆冒领别人的存包而被收审。我第一次见到她们时，是在全市最高档的一家舞厅。那里的一张门票价格是40元外汇券，一般平民是绝对光顾不起的，但她们在里面玩得很随意，显然不是初次到此，因而也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上下，涂着眼影，抹着唇膏，穿着时髦的套裙，样子十分的娇媚。不过，她们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透着一股淫荡之色，而应当说从气质上看是相当文静的。只是从舞池中下来后，一个男人突然抱住其中的一位，当众亲吻，这位没有拒绝而是温顺地应和起来，倒显得十分‘现代’。

“当我接手那个案子了解她们的情况时，她们告诉我：她们都是本市人，是好朋友，一个在待业，一个正做临时工；来舞厅伴舞不是受别人的指使，只是为了活得更痛快一些，更像人一些，因为她们离开校门后一直也没遇到挣大钱的机会，在舞厅却常会碰上出手大方的男人。那天，她们到‘和平’，也是去伴舞的，是在舞会间歇的时候无意中捡到那个存包牌的。在此之前，她们有很长的时间陪着两个外地来京的男人在西苑饭店玩，他们包吃包住也包舞厅消费，他们还每人给了她们500元钱。”

从这里，我们可以粗线条地看出这种舞女的“上岗”方式、活动范围，以及人员成份、取酬情况。

她们就是这样一群让世人难以接受又难免妒嫉而自己无所顾忌又感觉良好的女性。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今日的社会习

俗对她们都失去了约束力。或者说，时代变革的震荡使她们意外地从一种长期的抑压中解脱出来，她们无法自己，放任起来而心高气盛。也正是因为她们要比以往“活得更痛快一些，更像人一些”，她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社会了，开始选择通往理想之巅的最便捷的途径了。而她们之所以会走上伴舞生涯，又往往和她们自身原有的地位与她们突然发现的新奇世界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有难以分割的关系。

的确，她们的人员成份是繁杂多样的，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本市居民。但无论她们是无业青年，还是工人、职员、演艺界人士，她们的眼界都会在被限定于某一范围，而不可能触及任何领域。这也就使得她们常常陷入重复得无聊的工作或事务之中，过于熟识的面孔也往往给她们带来的不是愉悦而是烦扰。最起码，无业者在家得看父母的脸色出入，在职者在岗得按上司的旨意行事。她们难得有开心的时候，或者说，她们在忙乱或闲散中都没有自我。但当她们一旦跳出原有的生活圈子，通过有关途径接触到生活水准完全高于自己的社会阶层或完全有别于现在环境的场所，她们会因悟出人还有另一种活法而更加沮丧于以往的岁月，而产生必须迅速改变现状或命运的冲动。

于晓静，是西城一家幼儿园的教养员。在许多人眼里，她的职业是很轻松自在的。她也曾一直满足于初中毕业后即考上了幼师即敲开了就业的大门，免去了许多人那种待业的苦恼。她属于那种安分守己的人。她曾说过，她这一生没什么奢望，将来成个家，也有个孩子在跟前转，就得了。她身边的同事们不都是那么过的吗？有吃有喝，还想什么？

但是——

一偶然的会使她见识了另一个世界，从而也就使她突

然改变了对人生的态度。

那天，在百货大楼，她与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王燕不期而遇。王正在一家公司任职。

王说今晚有人请客，一定邀她到时同往。上哪儿？上王府饭店舞厅跳舞。

她还没有男朋友，她还没处打发夜晚的时间。而她在上幼师时就学会了跳舞，且跳得满不错，她也应该经常有个展示的机会。她去了。

她知道，大凡舞厅都是男女集萃的地方。说不定会有哪个美男子，与她一见钟情，谈笑间成了她的白马王子——她在路上曾偷偷地这样想。她正值豆蔻年华，应该拥有爱情了。她相信，她一出场就会引来众多的青睐的目光。因为她并非相貌平平。而对于她要登临的场所本身，她却没有过多考虑。她见识过一些舞厅，都大同小异，即使是豪华型的，也不外乎是在音频或灯光上多做了点文章。

但是，当她伴随一男子跨进这地处王府井金鱼胡同的五星级饭店时，她惊住了。也就是说，在她跨入那道玻璃门走向舞厅的过程中，她忽然恍若步入富丽奇异的神话世界，她那一直为跳舞二字紧绕的意识被随眼所见的一切震撼了。

那开阔高远的大堂绝不是古代王府以至皇宫所能比拟的。它可以说把人间美景都汇集于一堂了。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座白色大理石拱桥，那像一架飞虹。桥后，飞泻喧腾的瀑水，犹如从天而降。随着那哗然的水声，一支悠扬的钢琴曲荡响于大厅穹顶，使人感到仿佛有无数吉祥鸟从远天翩然而至。而在二楼平台上演奏的琴师潇洒宁静，在一片绿色植物与棕红色墙面衬托下，正构成一幅意境深邃的风情画。

她真没有想到这座饭店竟有如此的格局。那分明还透着

一种令世人不敢亵渎的神圣气息。更让她想不到的是——那男子告诉她——这里的客房是国内人住不起的，因为最一般的房间一天的住宿费也需 95 美金，还得另加 15% 的服务费。他，也算得上国人中有钱的人，也最多只能偶尔来这里享受一下夜生活。他说他感到荣幸的是，不管怎么说，他还能列入这里的消费者之列。在 1989 年之前，这里只有外国人才准入内，进门得亮出护照来，中国人有什么护照？户口本、身份证在这里无效。但 1990 年以后好了，只要掏得出外汇券，你就可以进大门了。可是进得大门，又说明不了你就可以享受这里的一切。这里的客房，你沾不起边，这里的车，你也坐不起。劳斯莱斯，你要租一天，1800 元外汇券！这对挣工资吃饭的人来讲，一年等于白干了。

她听他这样侃着乘电梯下到地下二层。闻名于北京的繁华舞厅就设在那里。在迈入那氤氲且高雅的世界之前，她要去方便一下，而卫生间给她的感受竟比大堂所见到的一切更强烈。

那里也设有专门的服务小姐为你服务。你要洗手，她会马上为你打开水管开关；你要擦手，她会很及时地向你递去湿润又洁白的毛巾；你要离去了，她还会更殷勤地用一把小笤帚轻轻掸除你身上的浮尘，然后再为你开门送行。

哦！她何时接受过这等服务！这使她都难为情了，不自在了，脸红了，耳热了，甚至不敢去碰人家那一直含着微笑的目光了，似乎怕对方突然看出自己不过是个幼儿园的教养员小阿姨！是伺候孩子的！还没资格享受如此的待遇！但她也明晰地感到她的人格第一次真正地受到了尊重。这又使她内心十分的激动，使她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着实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卫生间出来，她忍不住又向四侧张望起来。她看到了西边的嘉陵楼餐厅。那门前正戳着一块一人高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这样的几行文字——

10个一瓶，3999元，另收15%的附加费。

轩瓦片XO在瓶1200元，另收15%的附加费。

.....

.....

她看得瞠目结舌。好家伙！一个人要在这里吃一顿，得花近400元。自己一月才挣多少？自己一月全算起来的150来元的收入，不够这里的一碗极普通的汤钱！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吃得起的，且人数还不少！她定睛向里面望了一眼。那是一座古典式的庭院，由回廊圈出的空场上坐满了就餐者，靠西头的木栏中还有琴师正用扬琴演奏民乐。那些就餐者一个个衣冠楚楚，吃得随意，也吃得安详，就像她家里人凑在一起吃一顿寻常的便饭！她相信了，今天这个世界确实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档次。而自己正处于哪一档档次上呢？她忽然又感到脸上一阵发烧，她羞然地转开了身。

她要避开那种刺激。但是那一切却再也无法从她的脑海中抹去。就是舞会开始后，她随那男子步入舞池，她的眼前还闪现着那些食客：在辉煌的灯火映照下，他们在悠然地品尝着海皇辣翅，品尝着海鲜鲍甫，品尝着干烧蟠龙虾，品尝着那1200元一瓶、另收15%附加费的XO！当然，还有那卫生间里为她服务的那位小姐，也总是在隐约中依然冲她微笑。她的心无法平静了。

她不敢奢望自己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去撮一顿。但是她却想到了自己不能再满足于现状了，那样活着，太可怜了！她最起码应该像这舞池中别的女人那样是真正舒心随意地来玩